

草月译谭

风之又三郎

MIYAZAWA Kenji

宫泽贤治

风之又三郎

徐华铤
译

本著作物由小知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之又三郎 / (日) 宫泽贤治著; 徐华镓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2.5
(草月译谭)
ISBN 978-7-5463-8975-2

I. ①风… II. ①宫… ②徐…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60196号

风之又三郎

作 者	[日]宫泽贤治
译 者	徐华镓
出 品 人	刘丛星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丛书顾问	李长声
丛书主编	田 原
策划编辑	聂文聪 渠 诚
责任编辑	曾雪梅
封面设计	未 氓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875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9462-1104 发行部: 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beijinghanyue.com/
邮 箱	jpg-bj@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ISBN 978-7-5463-8975-2 定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 010-63109462-1040

目录

古斯柯·布多力传记	〇〇一
雁童子	〇三九
蜘蛛、鼻涕虫和狸猫	〇五五
祭典之夜	〇七一
老鼠叔	〇八一
老鼠坤	〇九一
十月的末尾	一〇三
山谷	一一三
二十六夜	一二三
度十公园林	一五一
野山梨	一六三
贝之火	一七一
抓鸟的柳树	一九七
饥饿阵营	二〇七
青蛙的胶鞋	二二七
风之又三郎	二四五
宫泽贤治年谱	二九五

古斯柯·布多力传记

一、森林

古斯柯·布多力，生于伊哈德布^①的一个大森林中。父亲是个有名的伐木工名叫古斯柯·那多力，不管怎样的巨木，到了他手中都宛如哄婴儿睡觉一样，轻而易举地砍了。

布多力有个妹妹叫奈莉，两人每天都在森林中玩耍。也曾到过远到只能勉强听到父亲嘎吱嘎吱的锯树声的地方。两人在那里采树莓，泡在涌出的泉水中。轮流对着天空学山鸠的叫声，于是，可以听到从四面八方传来啾啾的鸟儿疲倦的鸣叫声。

① 贤治最初是取“建立梦想王国的日本岩手县”而命名为“伊哈朵”。之后其称呼和写法又陆续变更为“伊哈多布”和“伊哈德伯”，到后期，则变成“伊哈德布”（本作品）和“伊哈德渥”。

当母亲在屋前的小田地上种麦子时，两人就会在路边铺上草席坐着，然后用铁罐头煮兰花。这一次，各式各样的鸟儿宛如打招呼，啼叫着飞过两人蓬松的头上。

布多力到了上学的年龄后，白天的森林变得好寂寞。但是，只要一到下午，布多力便会带着奈莉一起来到森林，用红色黏土和未燃尽的木炭在树干上写上树木的名字或高声唱歌。

有时候，他会在用蛇麻草的藤蔓往两边一拉形成像门般的白桦树上，写上“卡可达利、多尔贝卡拉兹”。

布多力十岁时，奈莉已经七岁。然而，不知怎么回事，那一年的太阳从春天过后就变成白色了；总是在雪融后不久便长出白色花朵的辛夷，也完全无法开花了；到了五月，还常常雨雪交加，七月底了天气依然没有回暖。去年种的麦子也只长出没有结穗的麦穗，大部分的果树都开过花后便掉落了。

秋天终于来到，栗树上多的是只有绿色外壳的果实，大家平常一定要吃的，最重要的谷物欧利萨^①也长不出任何东西，此情形在野地上已造成极大的慌乱。

布多力的父亲和母亲也常常把木柴拿到野地上，一到冬天又三两次地把巨大的木材用雪橇运进城里去，但总是一脸失望地只带着一点点的麦粉回家。尽管如此，一家人总算还是度过冬天，迎接下一个春天。田里播下了去年收藏的种

① 欧利萨即稻米。

子，但这一年还是跟去年一样。然后，秋天来了，终于演变成真正的饥荒。此时，几乎不见孩子上学。布多力的父亲和母亲也把工作全停掉。他们两人常常担心地商量着。父母轮流到城里，好不容易才能带回一丁点的玉米粒，有时候则是双手空空脸色难看地回家。不管是小橡树的果实^①、葛根或蕨菜根、树木柔软的皮，只要是能吃的，大家都是来者不拒，只求度过那个冬天。春天再度来临，父亲和母亲却像是生了重病。

有一天，父亲抱着头思考了好长一段时间后，突然从床上坐起来。

“我到森林去散散心。”他说完便拖着不稳的脚步走出家门，天黑了也不见回来。两人向母亲追问父亲的下落，母亲却只是沉默地望着两人。

隔天傍晚，森林陷入一片漆黑后，母亲忽然站起身，丢了许多碎木片到炉中烧，屋内一下子全亮了起来。接着，她说要去找父亲，吩咐他们在家等候，每天吃一点橱柜里的面粉，接着也拖着衰弱的身子离开家。兄妹两人哭着在后追赶，母亲转过头来骂道：“真是不听话的孩子！”

说完又加快脚步，跌跌撞撞地走进森林。兄妹来来回回好几趟，哭着在附近徘徊不走。

最后，两人终于忍不住也跟着进入森林。不知何时，他

① 小橡树是一般山野间常见的落叶乔木，果实年内会成熟，长椭圆形、褐色，长约2厘米，苦涩难以下咽，却是救急食物之一。

们来到蛇麻草的门边，有泉水涌出的附近，整晚叫着母亲，漫无目的地四处走着。从森林的树丛间可以见到星星一闪一闪地，像是要诉说什么，不时有鸟儿受到惊吓自黑暗中飞过，却没有任何人类的声响。两人终于恍恍惚惚地回到家，进了屋子后便如死去般沉沉睡去。

布多力醒来时，已过了晌午时分。想起母亲说过的面粉，打开橱柜门一看，里面有个装了许多面粉和橡树果实的袋子。布多力摇醒奈莉，两人舔着面粉，像父母亲在时一样烧起炉火。

之后，他们就这样茫然地过了二十天。一天，突然听见门口有人说：

“你好，有人在吗？”

莫非是父亲回来了？布多力跳着冲过去一看，却是个背着篮筐、眼神锐利的男人。这男人从篮筐中拿出圆饼丢过来说：

“我是来赈灾的，尽情地吃吧！”见两人呆立着，他又说，“来吧，吃啊！”两人这才战战兢兢地吃起来。男人一直看着他们。

“你们都是乖孩子。但是，光是好、光是乖没什么用。跟我来吧！男孩本来就比较坚强，我是带不走两个人的。喂，小女孩，你待在这里也没东西可以吃了。不如和叔叔一起到城里去吧！每天都可以让你吃面包哦！”接着，他突然抱起奈莉，放进背后的篮筐中，哄着，“哦哦……嘿哟嘿哟……”便像风一般离开了。奈莉一出了门口便哇地大哭起

来，布多力“小偷、小偷”地哭喊着追在后面跑，男人却早已穿过了森林跑向前方的草原，只隐约听到奈莉发抖的哭声。

布多力哭喊着追到森林尽头，终于疲惫不堪地倒卧在地。

二、天蚕丝工厂

布多力一睁开眼睛，突然有个极为扁平的声音在头上方响起。

“终于醒过来了。你以为还在闹饥荒？要不要起来帮我的忙？”

一看，是个头戴褐色草菇帽、身穿外套加衬衫的男人，手上晃着一团金属丝线做成的东西。

“饥荒已经过了吗？帮什么忙？”布多力问道。

“挂网啊！”

“在这里挂网？”

“没错。”

“挂网做什么？”

“养天蚕啰！”

往一旁看去，就在布多力前面的一棵栗树上，两个男人正架着梯子往上爬，努力地像是丢出网又抽着丝似的，但就是没看到网和蚕丝。

“那样能养天蚕吗？”

“是啊！你很啰唆啊！喂，大清早的少不吉利了。问我

为什么在这种没法养天蚕的地方办厂？当然是可以养的，现在就有好多东西都是很好的生活用品呢！”

“是吗？”布多力总算才用沙哑的声音问道。

“而且，这个森林已经被我买下了，要在这里帮忙也行，否则就快离开，反正你到哪里也没东西吃了！”

布多力快哭出来了，但还是忍下来说：

“那我就留下来帮忙吧！不过，要怎么挂网呢？”

“我当然会教你，看看这个。”男人拉开手上那团像是金属篮筐的东西。

“看好哦！像这样做就变成梯子了。”

男人大步走向右手边的栗树，把手上的东西挂在下面的树枝上。

“来，这回换你拿着网爬到上面去。来，试试！”男人递给布多力一团奇怪的球形物体。

布多力只好硬着头皮拿着它抓着梯子往上爬，梯子的金属细线深深地勒着手脚，像是要把肉割下来一样。

“再爬高一点，再高点儿，再上去。然后把刚刚的球丢出去，要越过栗树哦！把它往空中丢去。什么？会发抖？真没出息！快丢出去。丢啊！快呀！”

布多力牙一咬，用力地往天空一丢，没想到顿时觉得眼前来了一团黑，那球直朝着自己掉下来了。那男人适时接住了布多力。男人把布多力放到地上，怒气冲冲地说：

“真是个没用的家伙，怎么扭扭捏捏的啊！我要是不接

住你，你脑袋就要开花了。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哦。从今以后，给我有礼貌点。接下来，试试那边的那棵树吧！再努力点儿就有饭吃啰！”男人又交给布多力一团新的球。布多力端着梯子靠在旁边的树上，又把球往上丢。

“很好，越来越熟练了。球还有很多哦！别偷懒！只要是栗树都可以。”

男人从口袋里掏出十团球交给布多力，便快步地向前面走去。布多力又丢出三团，总觉得喘不过气来，身体十分疲倦。他正想回家休息，回去一看大吃一惊，屋子不知何时多了根红色的烟囱，门口挂着一块“伊哈德布天蚕丝工厂”的招牌。屋子里烟雾弥漫的，刚刚的那个男子走了出来。

“来吧！孩子，吃的东西帮你准备好了。吃了它，趁着天还没黑再多做事吧！”

“我不想做了，我想回家。”

“家，是指那里吗？那里已经不是你的家，而是我的蚕丝工厂啰！这个家和这片森林全被我买下了。”

布多力豁出去了，接过男人给他的面包，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随后又丢了十几团球。

当晚，布多力看着自己以前的家——如今的天蚕丝工厂，不起眼地躲在角落里沉睡。刚才的男人和三四个不认识的人在深夜里还待在火炉旁烧柴火，喝东西，闲聊。隔天一早，布多力便走出森林，做着和昨天一样的工作。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森林中的栗子树全挂上了网，养蚕

的男人把沾满谷子的木板片，在每棵树上各吊个五六片。不久，树发芽了，森林又呈现一片盎然绿意。接着，吊在树上的木板片上，长出许多青白色小虫，沿着丝线成列地爬上树枝。布多力他们自此每天被派去砍柴。砍的柴在住所周围堆得像座山一样高，当栗树上的枝干布满青白色的丝状花朵时，沿着板片往上爬的虫子，也正好变成栗子花的颜色和形状。至于森林中栗树的树叶则全被这些虫子吃个精光。过了不久，这些虫子开始化为黄色的大蚕茧，挂在每个网眼上。

养蚕的男人像发了疯似的，大声责骂布多力他们，要他们快把蚕茧收到篮筐里。然后，把这些蚕茧倒进锅里头煮，再用手转着轮子把蚕丝抽出来，三台纺车日夜不停地转动取丝。这样做出来的黄色丝线堆满了半个小屋，放在屋外的蚕茧外壳，飞出许许多多的大白蛾。养蚕男人的脸变得跟鬼一样可怕，不但自己拼命地抽取蚕丝，还从原野那头带来四个人帮忙干活。然而，越来越多的白蛾把整片森林变得像是雪片纷飞一样。终于，有一天，来了六七辆载货马车，把这些日子完成的蚕丝装上车，全部载回城里去。大家也一个个地搭上马车走了。当最后一辆马车要离去时，养蚕的男人对布多力说：

“喂，屋里放的食物够你吃到明年春天，你就待在这里看守森林和工厂吧！”

说完，他露出怪异的笑容，接着便搭上马车迅速离去。

布多力不知所措地被留下来。屋里脏乱不堪，宛如暴风

雨过境般，森林里一片荒凉，像是发生过山中大火的惨状。隔天，布多力开始动手整理屋内和四周，无意间，在养蚕男人常坐的地方发现了旧纸箱。箱子里塞了十多本书。

打开一看，全是蚕的图案和机械图，还有一些完全看不懂的书，以及画有许多树和草的标有名字的书。

布多力努力学着写出、画出书上的字和图案，就这样过了一个冬天。

春天一到，那男人带着六七个新手下大摇大摆地回来了。隔天起，又开始了和去年一样的工作内容。大家挂好网，吊满黄色的板片，虫子爬上树枝，又到了布多力他们被派去砍柴的时候。某天一早，正当布多力他们砍柴时，地面突然开始晃动起来。接着，一声轰然巨响从远方传来。

没多久，天色突然变暗，细灰沙沙地从天而降，整片森林顿时成了一片白。布多力他们全躲到树下，只见养蚕男人慌慌张张地跑过来。

“喂，各位，已经不行了。是火山爆发，开始喷火了。蚕被火山灰盖住全死了，大伙儿赶快撤退吧！布多力，你待在这里也行，不过，这回可不放吃的在这里了。而且，待在这里也太危险了，你还是逃出这里另外谋生吧！”话才刚说完，人便跑得不见踪影。布多力回到工厂时，已经不见任何人了。布多力就这样寂寞地踏着大家的脚印上的白色灰烬，往原野的方向走去。

三、泥沼田^①

布多力从积满火山灰的森林里，往城里的方向走了约半天光景。风一吹，白色的灰烬就从树上沙沙地掉落，就像是烟雾、吹雪似的。不过，越靠近原野，火山灰就越少；慢慢地，树木露出了绿意，路上的足迹也逐渐消失。

就在踏出森林的瞬间，布多力不由得瞪大了眼睛。因为眼前的一片原野，一直到远方的白云之间，宛如一张涂满桃红色、绿色和灰色的美丽图案。靠近一看，那桃红色部分是一整片盛开的娇小野花，蜜蜂正忙碌地在花丛之间穿梭，绿色是长穗的茂密草丛，灰色则是浅浅的泥沼地。而且，每一个周边都筑起了低矮又狭隘的堤坝，人们驱策马匹，在田里挖翻松土。

布多力走了一会儿，见到两个人在路中央吵架似的大声叫嚷着。右边的那个红胡子说：

“无论如何，我决定赌一赌。”

这时，另一个戴着白色斗笠的高个子老先生说话了。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放那么多肥料进去，只会长秧苗，果实是一粒也长不出的。”

“哼！根据我的估算，今年肯定比过去三年来得热。我就在这一年收成三倍的量给你看。”

① 即稻田、田地。

“不行！不行！我说不行！”

“哼！我才不理你。花全埋进去了，接着放六十块豆丸子^①，然后再加上鸡粪一百份。如果快的话，不久就会开始忙起来，到时候还要麻烦你帮忙料理一下豇豆的藤蔓呢！”

布多力不自觉地靠过去行了个礼。

“请问可不可以雇用我？”

那两个人突然抬起头，手摸着下巴看了布多力一会儿，红胡子突然大笑起来：“好、好。你就来帮我牵马吧！现在马上跟我来。反正，成功或失败，秋天一到便知道。走吧！来得正是时候，豇豆的藤蔓也该找人料理了。”红胡子轮流和布多力及老先生交谈后，便快步先行离去。

“不听老人言，到时候就知道后悔啦！”老先生望着他们的背影，嘴里不住地叨念着。

从那天起，布多力就每天到泥沼田里驱着马翻搅泥巴。桃红色和绿色的方块区域渐渐地被毁坏，全都变成了泥沼。马匹偶尔会溅起泥水，弄得大家满脸都是，一块泥沼做完了就换另一块继续做。

一天的时间是那么长，到最后都弄不清楚自己是不是还在走，甚至把泥巴当成糖果，水当成汤了。风阵阵地吹来，把附近的泥水吹得像鱼鳞般翻滚，远处的水则吹成了白颜色。天空中，每天都有看来酸甜可口的云朵悠闲地飘过，看

① 豆丸子即豆饼。大豆榨干油分后的残渣。